

罪与罚^下

Фе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王健夫 译

2512
980:2

罪与罚^下

Дедов Александр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王健夫 译



—

“莫非我还在做梦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又不由地想了一下。他狐疑地细细端详着这位不速之客。

“斯维德里加洛夫？胡说八道！这不可能！”他终于困惑不解地说出声来。

客人对于他的这声惊呼，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我到您这里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想跟您认识一下，因为我久仰大名，听到了许多颇为有趣的奉承您的话；第二，在一件与令妹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我想您也许不会拒绝我的帮助。倘若没有您的引见，她现在也许连院门也不会让我进去的，因为她对我抱有成见。不过要是您能助我一臂之力，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我估计……”

“您估计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

“请问，她们是昨天才到的吧？”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回答。

“我知道她们是昨天到的。我自己也是前天才刚刚来到这里。嗯，至于那是件什么事，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马上就会告诉您；我认为替自己辩解是多余的，不过请您告诉我，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有那么大的罪过吗？请您不要带任何偏见，公正地评判一下吧。”

拉斯柯尔尼科夫默默地打量着他。

“我在自己家里追求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并卑鄙地侮辱了她，是这样吧？（我把话先挑明了吧！）不过您不妨设想一下，我也是一个人呀，人所固有的，我也有^①……总而言之，我也会有所迷恋，我也会爱上一个人。（当然啦，这种事不能是我的一厢情愿。）那么，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事了。全部问题在于：我究竟是一个恶棍呢，抑或是牺牲品呢？如果我是牺牲品，那又该怎么说呢？当我向我的意中人提议一起私奔到美国或瑞士去的时候，我是怀着极大的敬意的，而且还想以此来缔造我们双方的幸福！……要知道，理性是为热情服务的，我自己受到的伤害也许比她更大，您应该明白这一点！……”

“问题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拉斯柯尔尼科夫厌恶地打断了他。“您这个人简直令人厌烦透了。您对也罢，错也罢，哼，反正她们不愿跟您来往，会把您撵走的，您就走开吧！……”

斯维德里加洛夫突然纵声大笑起来。

“哎呀呀，真有您的……您这个人真不好骗！”他十分坦诚地笑着说，“我本想要个花招，却没有耍成。您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您现在还在耍花招。”

“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斯维德里加洛夫坦率地笑着重复道。“这就叫作出奇制胜^②，兵不厌诈嘛！……不过您还是把我的话打断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重申一遍：要是没有花园里的那件事，就不会有任何的不愉快了。玛尔法·彼得罗夫娜……”

“听说，玛尔法·彼得罗夫娜也是您逼死的，对吧？”拉斯柯尔

①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套用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斯的喜剧《自我折磨者》中的一句名言：“我是人，人所固有的，我也有之。”

② 原文是法语。

尼科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怎么，这件事您也听说啦？不过话又说回来，怎会没听说呢……嗯，老实说，对于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对您讲才好，虽然我在这件事上问心无愧。也就是说，您不要以为我在这方面有什么害怕的：一切都是按法定程序进行的，毫不含糊。法医鉴定是中风，原因是午饭吃得过饱，吃完饭以后又马上洗澡，而且还喝了差不多一瓶酒，此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了……不，先生，有一个问题我暗自琢磨了好长时间，特别是在来的路上、坐在车厢里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精神方面或其他方面让她受了刺激，才导致了这桩……不幸事件的发生？可我得出的结论是，这完全不可能。”

拉斯柯尔尼科夫笑了起来。

“何必这样心神不安呢！”

“您笑什么？您想想看：我只不过用鞭子抽了她两鞭子，甚至连点伤痕也没有……请您不要认为我是个厚颜无耻的人。我完全知道，我这样揍她，还有其他种种不是，是多么卑鄙下流；不过我也明白，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对于这种反常举动，或者叫作风流韵事吧，说不定还挺高兴呢。令妹的那件事已被她讲得老掉了牙。当时，玛尔法·彼得罗夫娜不得不在家里待了三天，她已没有必要再进城去了；再说，她老是念那封信，别人都听腻了。（您听说过她念信的事吗？）这时她突然挨了这两鞭子，仿佛是从天而降似的，使她大吃一惊！她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吩咐套车进城！……我且不说女人往往有这种情况，她们觉得受侮辱是一件非常非常愉快的事，尽管表面上装出一副很气愤的样子。所有的女人都如此吧；一般说来，人都非常喜欢受侮辱，您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女人尤其如此。甚至可以说，这对她们是一种消遣。”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度想站起身来走开，从而结束这次晤面。但

是出于某种好奇心，甚至好像还有某种打算，他又暂时留下来。

“你们喜欢吵架吗？”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不，不大喜欢，”斯维德里加洛夫平静地回答。“我和玛尔法·彼得罗夫娜从来也没吵过架。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睦，她对我一直很满意。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七年中，我只动过两次鞭子。（如果不算另一次的话，那一次可以算，也可以不算。）第一次是在我们结婚后两个月的时候，当时我刚刚来到乡下；再就是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怎么，您以为我就是那么一个恶棍，一个顽固派，一个农奴主吗？嘿嘿……顺便问一句，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还记得吗，几年前，在大有裨益的广开言路的那个时期^①，有一位贵族——他的名字我忘记了！——由于在火车上鞭打一个德国女人，全国的民众和所有的报刊都对他群起而攻之^②，您还记得这件事吗？似乎就在同一年，又发生了《世纪报》‘岂有此理的行为’。^③（嘿，您还记得当众朗诵《埃及之夜》那回事吗？那双迷人的黑眼睛啊！哦，我们黄金般的青春时代，你在哪里？）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对那位鞭打德国女人的先生并不特别同情，因为实际上……这有什么可同情的呢？不过我也不得不声明，有时也确实会碰上一些爱挑拨是非的

① 指 1861 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后，全国群情激昂，一片欢腾，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

② 1860 年底，俄国各大报刊报道了地主科兹利亚诺夫殴打侨居在里加市的一位德国女人的事件，激起公愤，反动报刊《北方蜜蜂》为之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时代》杂志为此事与《北方蜜蜂》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③ 1861 年 8 月，《世纪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卡缅维-诺戈罗夫的文章，文章作者以极其愤怒的口吻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彼尔姆举办的一次文学晚会上，一位姓拉马乔娃的太太不顾“上流社会的体面”，以“挑衅的姿态”当众朗诵了普希金的中篇小说《埃及之夜》中女主人公的一段独白。这篇文章激起了进步报刊的愤慨。陀思妥耶夫斯基针对《世纪报》“岂有此理的行为”写了两篇文章，为拉马乔娃辩护，并对普希金的《埃及之夜》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辩论并给予高度评价。

德国女人。我认为，没有一个进步人士可以完全为自己的行为打保票。当时也不会有任何人从这样的观点去看问题，其实，这才是真正符合人道的观点呢。的确是这样！”

说完这些话以后，斯维德里加洛夫突然又大笑起来。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明白，他是个很有城府、很有主意的人。

“您大概已有好几天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了吧？”他问。

“差不多是这样。怎么，我这个人脾气这样随和，您大概感到很惊奇吧？”

“不，我感到惊奇的是，您这个人太随和了。”

“就因为我听到您那粗暴无礼的问话后没有生气吗？是不是这样？是呀……我干吗要生气呢？你怎么问，我就怎么回答嘛，”他露出一副令人吃惊的憨厚、随和的神情补充了一句。“要知道，我几乎对什么都不特别感兴趣，真的，”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尤其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不过您也不妨认为，我奉承您是出于某种目的，况且我已经说过，我找令妹有要事相商。不过我要坦率地告诉您：我现在很苦闷！特别是最近两三天，更加如此。因此我见到您，甚至感到很高兴……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请您不要生气，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也非常古怪。不管怎么说，反正我觉得您这个人有点不太对头；而且就在现在，我说的不是此时此刻，而是一般所说的现在……好啦，好啦，我不说啦，请您别皱眉头！其实，我并不是您所想象的那样一头笨熊。”

拉斯柯尔尼科夫神情郁悒地打量了他一眼。

“您也许根本就不是一头笨熊，”他说，“我甚至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的人，一有机会，您就会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要知道，我对任何人的看法都不感兴趣，”斯维德里加洛夫冷冷地回答，口吻中似乎还带有几分傲慢，“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庸俗的人呢，既然在我们这种气候下，穿着‘庸俗’这身衣服十分舒

适……特别是当一个人天生就喜欢这样做的话，”他补充了一句，接着又大笑起来。

“可我听说，您在此地有很多熟人。您并非那种‘举目无亲’的人。既然如此，要是没有什么目的，您干吗要来找我呢？”

“您说我有很多熟人，这话不错，”斯维德里加洛夫接口道，但对主要的问题，他却避而不答。“我已经遇见过一些熟人；三天来，我一直到处闲逛，我认出了他们，他们似乎也认出了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衣冠楚楚，并不能算是一个穷鬼，就连农村改革对我也没有影响。我拥有森林和春季浸水的草地，因此收入也没有减少^①；不过……我并不愿意到他们那儿去；我在找他们以前，就对他们感到厌烦了；所以三天以来，我没有拜访过任何一个人……这也算得上是一座城市！更确切地说，它是怎样东拼西凑起来的呀，请您告诉我！这是一座到处挤满了办公人员和各种各样学生的城市！说真格的，八年前，当我在这里游手好闲的时候，有许多东西我并没有注意到……我现在把希望都寄托在解剖学上了，真的！”

“什么解剖学？”

“至于那些俱乐部、杜索饭庄^②、你们的各种娱乐场所，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所谓进步——哼，就是没有我们，它们也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他继续说道，对于对方提出的问题又没有回答。“谁心甘情愿做一个赌徒呢？”

“您也是一个赌徒吗？”

“怎么能不打牌赌博呢？八年前，我们有这么一伙人，都是一些最体面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寻欢作乐，消磨时光，不瞒您说，他

① 1861年，俄国自上而下地实行农村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在改革中，所有的好土地（包括森林和牧场）都分给了地主，农民只分得一部分坏地。

② 彼得堡一家著名的饭馆。

们都是一些很有气度的人，有诗人，资本家。一般说来，在我们俄国，最有气度的往往都是那些百无聊赖的人，——您注意到这一点了吗？我只是到乡下以后才变得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我当时因为欠了一个从涅仁来的希腊女人的债，才被关进了债户监狱的。就在这时，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出现了。她跟那个女人讲好了条件，用三万银卢布把我赎了出来。（我总共欠了七万卢布的债。）我和她合法地结了婚，她立刻把我带她到乡下的家里，把我当成宝贝似的看待。她比我大五岁。她非常爱我，在整整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乡下。不过请您注意，她掌握着那张三万银卢布的借据，债权人用的是别人的名字，她一辈子都以此来威吓我，所以只要我稍有违抗，就会立刻被抓起来！这种事她是干得出来的！女人一般都有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

“要是没有那张借据，您就会溜之大吉了吧？”

“我不知该怎么跟您说才好。那张借据对我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玛尔法·彼得罗夫娜看见我闷闷不乐，曾两次邀请我到国外去转转！我以前也出过国，可我心里总是很烦闷。不说别的，我一看见什么朝霞呀，那不斯勒海湾呀，大海呀，就感到忧伤。最令人受不了的是，那些自然景色常常勾起我的万般愁结、种种思念！不，还是待在祖国好；在国内，你至少可以把一切过错推给别人，为自己进行辩护。我现在说不定真会去参加探险队，到北极去探险，因为我一喝醉酒就感到不舒服，^①我讨厌喝酒，可是除了喝酒以外，我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什么都尝试过。听说柏格先生^②星期天要在尤苏波夫公园搭乘一只大气球飞行，出钱征求与他一道飞行的旅客，真有这回事吗？”

① 原文是法语。

② 当时彼得堡一个娱乐场所的老板。

“怎么，您也想坐气球上天？”

“我？不……我不过……”斯维德里加洛夫咕哝着说，好像真的陷入了沉思。

“他怎么啦，莫非他果真有那种想法？”拉斯柯尔尼科夫暗自猜想着。

“不，那张借据约束不了我，”斯维德里加洛夫沉思默想着继续说道，“是我自己不想离开乡下的。一年前，在我命名日那天，玛尔法·彼得罗夫娜把那张借据还给我了，还赠给我一大笔钱。要知道，她财产很多。‘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你瞧，我多么信任你呀，’真的，她就是这么说的。您不相信她会这么说吗？您要知道，我在乡下已经成了一个蛮不错的当家人，附近村的人都知道我。此外，我还订购了一些书籍。玛尔法·彼得罗夫娜起先也赞成我看书，可是后来她又怕我看书看得太累，伤了身子。”

“您似乎很怀念玛尔法·彼得罗夫娜？”

“我？也许是这样，真的。也许是这样。顺便问一句，您相信鬼魂吗？”

“什么鬼魂？”

“普通的鬼魂呗，还能有什么鬼魂！”

“您相信吗？”

“也许也不信，为了讨好您^①……也就是说，并非完全不信……”

“鬼魂常常出现吗？”

斯维德里加洛夫似乎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眼。

“玛尔法·彼得罗夫娜的亡魂有时候来看我，”他把嘴巴一撇，露出一丝古怪的微笑。

“她怎么来看您呢？”

^① 原文是法语。

“她已经来过三次了。我第一次看见她的亡魂，是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离开墓地后一小时，就是我动身来这儿的前一天。第二次是前天拂晓，在我到这里来的路上，经过小维舍拉车站的时候。第三次是在两个钟头以前，在我住的旅馆房间里，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

“您当时醒着吗？”

“完全醒着。这三次我都醒着。她来了以后，跟我说了一会儿话，就从门口出去了；她总是从门口进来，甚至连她的脚步声都能听得见。”

“不知为何我总是这么想，您一定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说了一句，说完后旋即又大吃一惊，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他非常激动。

“是吗？您这样想过吗？”斯维德里加洛夫不胜惊讶地问道。“是真的吗？嗯，我不是说过嘛，咱们俩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对吧？”

“您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拉斯柯尔尼科夫异常激动地断然回答道。

“我没有说过？”

“没有！”

“我觉得我似乎说过。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您闭着眼睛，假装在睡觉，——我立即就对自己说：‘这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是什么意思？您说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喊了起来。

“指什么？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指什么……”斯维德里加洛夫坦诚地喃喃说道，他自己似乎也被弄糊涂了。

沉默了片刻。两个人都瞪大眼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

“这一切全都是胡扯！”拉斯柯尔尼科夫气呼呼地嚷了起来。
“她来的时候，对您说了些什么？”

“她吗？您可以想象，她说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您这个人真叫人感到奇怪；您刚才那种大惊小怪的样子，真令我生气。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您要知道，当时我累极了；葬礼，圣徒们的安魂祈祷，接着又是安灵祈祷，丧后宴；后来书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边点上雪茄，边沉思起来。）她就从门口进来了，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今天您太忙了，您忘记给餐厅里的那个座钟上发条啦。在这七年里，我确实每星期都给那座钟上一次发条，我要是忘了——她总是及时提醒我。第二天，我动身到这儿来。拂晓时分，我走进车站，夜里我只打了一个盹儿，因而浑身酸痛，睡眼蒙眬。我要了一杯咖啡正要喝；忽然抬头一看——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已经坐在我的身旁，她手里拿着一副纸牌：‘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您这次出门，让我给您算个卦，好吗？’她是算卦的能手。唉，我永远也不能宽恕自己，我没有让她给我算卦！我惊恐万状地跑了出去，恰好，这时开车的铃也响了。今天我在小饭馆吃了一顿糟糕透顶的午饭，肚子饱饱的，正在旅馆里坐着——我正坐在那儿抽烟——突然，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又进来了，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穿一条绿绸子的新的连衣裙，后面拖着长长的裙裾。她说：‘您好呀，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您喜欢我这身衣服吗？阿尼西卡是做不出这种活计来的。’（阿尼西卡是我们在乡下雇的一名女裁缝；她出身农奴，在莫斯科的手艺，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她站在我面前，身子转来转去。我仔细看了看她的衣服，随后又凝神端详着她的脸庞，对她说：‘玛尔法·彼得罗夫娜，你还有兴致为了这点小事来找我，让我不得安宁。’‘哎哟，我的上帝，亲爱的，怎么，打扰您一下就不行吗！’于是我故意逗他说：‘玛尔法·彼得罗夫娜，我就要结婚啦。’她说：‘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我料到您会这样干的；还没等把亡妻

的安葬仪式料理完毕，您就立刻跑来结婚，这对您来说可不怎么体面呀。您要是挑选一个好姑娘倒也罢了，可我知道，——不论是她，还是您自己，都不会得到幸福的。到头来，您只会惹得好心人嘲笑。”她说完这几句话，就走了，衣裙似乎还在窸窣作响。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好吧？”

“您呀，也许一直都在撒谎吧？”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我很少撒谎，”斯维德里加洛夫若有所思地回答，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粗暴无礼的问话。

“在这以前，您从来没有看见过鬼魂吗？”

“嗯……不，看见过，我这一辈子只看见过一次。那是六年前的事了。我有一个家仆，名叫菲利普；当时刚刚把他埋葬掉，可我却忘记了，便喊了一声：‘菲利普，把我的长烟袋拿过来！’他走进屋，径直走到放长烟袋的玻璃橱跟前。我坐在那里，心想：‘他准是来报复我的，’因为在他死以前，我曾和他大吵过一场。我说：‘你怎么敢穿这么一身破烂衣服来见我，给我滚开，混蛋！’他转身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我当时没把这件事告诉玛尔法·彼得罗夫娜。我本想给他做一个安魂祈祷，可又觉得不好意思。”

“您应该去看看医生。”

“您不说，我也明白自己有病。老实说，虽然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病，但我觉得，我的身体大概要比您强壮五倍。我并不是问您相不相信会出现鬼魂，而是问您：您相信不相信有鬼魂？”

“不，我绝对不相信！”拉斯柯尔尼科夫甚至愤怒地嚷道。

“人们通常是怎么说的呢？”斯维德里加洛夫好像在喃喃自语，他的头微垂着，眼睛望着一旁。“人们说：‘你身体有病，因而你在想象中看到的東西，只不过是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幻想罢了。’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合乎逻辑。我同意，鬼魂只会在病人头脑中出现；不过这只能证明，除了病人以外，鬼魂不可能在其他人的头脑中

出现，但这并不说明鬼魂本身不存在。”

“当然不存在喽！”拉斯柯尔尼科夫激动地坚持说。

“不存在？您这样认为吗？”斯维德里加洛夫打量了他好半天，继续说道。“嗯，那么，要是这样来推断呢（请多加指教）：‘鬼魂’可以说是来世的一些碎片和片段，是来世的起因。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当然无须看到鬼魂，因为身体健康的人是最世俗的人。因而，为了让日子过得充充实实、有条不紊，他只需要过一种世俗生活。可是，一个人一旦生了病，一旦肉体凡胎的正常状态遭到破坏，接近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就会立刻开始出现。他的病情越重，他跟另一个世界的接触就会愈加密切。所以当一个人彻底死去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进入另一个世界。我早就做过这样的推断。”

“我不相信未来的生活，”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斯维德里加洛夫坐在那儿陷入沉思。

“要是那里只有一些蜘蛛或类似的东西，那该怎么办，”他忽然说。

“他是个疯子，”拉斯柯尔尼科夫暗自想道。

“我们一向把永恒想象为一种不可理喻的观念，一种硕大无朋、广袤无际的东西！为什么一定是硕大无朋、广袤无际呢？与此相反，有时候您会突然想到，那里只是一间小屋，就跟我们乡下的浴室一般大，又脏又黑，每个角落里都爬满了蜘蛛，而这就是永恒。不瞒您说，有时候我就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子。”

“难道说，难道说您就想象不出任何比这更加令人快慰、更加真实的东西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十分痛苦地大声喊叫起来。

“更加真实？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真实的东西。要知道，换上我的话，我一定要这样想象！”斯维德里加洛夫似笑非笑着回答道。听着这句岂有此理的回答，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感到浑身发

冷。斯维德里加洛夫抬起头来，凝神望了他一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不，您不妨好好想想看，”他嚷起来，“半个钟头以前，咱们俩还是初次见面，彼此视若仇敌，咱们俩之间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解决；可是咱们却把那件事撂在一边，大谈起玄学来了！喂，我说过，咱俩是一丘之貉，这话没有说错吧？”

“您就行行好吧，”拉斯柯尔尼科夫恼怒地继续说道，“劳驾您快点说明来意吧。请告诉我，您究竟为什么来找我……再说……再说……我很忙，我没有闲工夫，我要出去办点事……”

“那好吧，那好吧。令妹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是不是要嫁给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

“您能不能不问我妹妹的事情，也不要提她的名字？我就不明白，既然您真的是斯维德里加洛夫，您怎么还敢当着我的面说出她的名字？”

“要知道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谈她的事情，怎么能不提她的名字呢？”

“那好吧。您就说吧，不过要快点！”

“我相信，您只要跟这位卢仁先生见过一面，哪怕只有半个钟头，或者多多少少已经听说过他的一些情况，您就会对他有自己的看法，尽管他是我妻子的亲戚。他配不上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我认为，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在这件事情上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做出的慷慨无私的牺牲，显然未经慎重考虑。根据我所听到的那些有关您的情况，我觉得，倘若在不损害令妹利益的情况下能将这门亲事推掉，您一定会非常满意的。现在，在我跟您会面以后，我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了。”

“你说这种话未免太幼稚可笑了。对不起，我是想说：这太厚颜无耻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您的意思是说，我这样做一定是出于我个人的目的。请您放心，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就不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把话说出来了。要知道，我也并非是一个傻瓜。在这方面，我可以坦率地给您讲一讲我那奇怪的心理状态。刚才我还在为自己对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的爱情辩护的时候，说什么我本人也成了牺牲品。不过说实在的，我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那种爱情了，一点也感觉不到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以前我确定有过那么一种感情……”

“您那是游手好闲和淫荡好色，”拉斯柯尔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

“的确，我是一个淫荡好色和游手好闲的人。不过，令妹身上有那么多优点，我也不能不受到她的某些影响。不过，这一切全是胡说八道，现在连我自己也看出来了。”

“您早就看出来了吗？”

“以前我就有所察觉。不过，就在前天，差不多就在我抵达彼得堡的那个时刻，我才完全相信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还幻想着向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求婚，并跟卢仁先生竞争一番呢。”

“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劳驾，您能不能把话说得简短一点，直截了当地说明您的来意。我很忙，我要出去办事……”

“那好极啦。到这里以后，现在，在我决心去长途……旅行^①之前，我很想预先做一些必要的安排。我的几个孩子留在姨妈家里了；他们都很富有，无须由我亲自照料。况且，我又算个什么父亲呢！我只拿了玛尔法·彼得罗夫娜一年前赠给我的那一部分钱。这就足够我用的了。对不起，我马上就要谈到正题了。去旅行以前，这次旅

① 这里是斯维德里加洛夫暗示他将自杀，即所谓“到美国去”。参看本书第六部第六章末尾。

行很可能会实现的，我想先把卢仁先生的事了结一下。这倒不是因为我很讨厌他，不过也正是因为因为他，我才跟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发生了那次争吵。因为我从她口中了解到，这门婚事完全是由她一手撮合的。我现在希望通过您的帮助，或者有您在场的情况下，能够和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见上一面，并且向她说明：第一，她跟卢仁先生结婚，对她不仅不会有任何好处，甚至会带给她明显的损害；其次，请求她原谅不久前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然后请求她允许我赠给她一万卢布，从而有助于她跟卢仁先生决裂。我相信，只要有办法，她是不会反对和卢仁先生决裂的。我相信，只要有办法，她是不会反对和卢仁先生断绝关系的。”

“您确实，确实是个疯子！”拉斯柯尔尼科夫喊了起来，与其说是由于生气，不如说是由于大吃一惊。“您怎么敢说出这种话来！”

“我就知道您会大喊大叫的。首先，我虽然并不特别富有，可这一万卢布我还是拿得出来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根本，根本就用不着这笔钱。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要是不接受这笔钱，我说不定就会把它胡乱花掉。这是其一。第二，我襟怀坦荡，问心无愧；我赠送这笔钱并无任何别的打算。信不信由您，反正您和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以后会明白的。关键在于，我确曾给敬爱的令妹带来过某些麻烦和不愉快；因而我在深感内疚的同时，也衷心希望，不是用钱去赎罪，也不是用钱去补偿她的不愉快，只是想做一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用以证明我绝不是一个专干坏事、不干好事的人。这次送她钱，我哪怕抱有一百万分之一的个人企图，我也就不会仅仅送她一万卢布了。因为五个星期以前，我还提出要送给她更多的钱呢。此外，我可能很快，很快就要跟一个姑娘结婚了。这样一来，所有那些怀疑我对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怀有个人企图的看法，也就会不攻自破了。最后我再说一句，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嫁给卢仁先生，也同样是拿钱，只不过是另一个人手里拿罢了……您不